

當代名作選

(中國文學)

第一輯
第一種

故

鄉

天馬書局印行

14/4

目次

真迅

故鄉……………魯迅(一)

風波……………魯迅(一八)

洛綺思的問題……………陳衡哲(三二)

張先生與張太太……………廢名(五六)

一罇酒……………許欽文(六九)

故鄉

魯迅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呵！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

回鄉，本沒於什麼好心緒。

我這次是專爲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共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

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是的。」

「還有閩土，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你一回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儘力的刺去，那猹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這少年便是閩土。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這祭祀，說是三十年纔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

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里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閩土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閩土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彷彿年紀，閩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閩土。他是能裝彌捉小鳥雀的。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閩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閩土來了，我便飛跑的去看。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閩土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鳥。他說：

「這不能，須大雪下了纔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喫時，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稻鷄，角鷄，鶉鴉，藍背……」

於是我又很盼望下雪。

閩土又對我說：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裡來。我們日裏到海邊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爸爸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麼？」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喫，我們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豬，刺蝟，獾，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獾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

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獾的是怎麼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只是無端的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麼？」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獾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胯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裏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裏，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脚……」

阿閩士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閩士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過去了，閩士須回家裏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託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枝很好看的鳥毛，我也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彷彿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我應聲說：

「這好極！他——怎麼……」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閒話問他

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我們坐火車去麼？」

「我們坐火車去。」

「船呢？」

「先坐船……」

「哈！這模樣了！鬍子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

我喫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却見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圓規。

我愕然了。

「不認識了麼？我還抱過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他多年出門，統忘却了。你該記得罷。」便向着我說，「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顴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為年齡的關係，我却並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彷彿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來說。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闊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我並沒有闊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闊？什麼都瞞不過我。」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
圓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我喫過午飯，坐着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這來的便是閩土。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閩土，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閩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說纔好，只是說：

「阿！閩土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鷄，跳魚兒，貝殼，渣……；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却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閏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閏土說。

「啊，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啊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閏土說着，又叫

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只貼在他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却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閨土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了坐，將長煙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請老爺……」我問問他的景况，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却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沈默了片時，便拿起煙管來默默的吸煙了。

下炒飯喫去。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喫過午飯，便叫他自己到廚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歎息他的景況；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

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桿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們這里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們啓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話；第二天早晨，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

又過了九日，是我們啓程的日期。閩士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同來，却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我們終日很忙碌，再沒有談天的工夫。來客也不小，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裏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

已經一掃而空了。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着退向船後梢去。

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胡的風景，他忽然問道：

「大伯！我們甚麼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睜着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閩士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裏，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閩士埋着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裏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里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着柵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着這麼高底的小

腳，竟跑得這樣快。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却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子，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親和宏兒都睡着了。

我躺着，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恹眹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閩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裏笑他，以爲他

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却。現在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風波

魯迅

臨河的土場上，太陽漸漸的收了他通黃的光線了。場邊靠河的烏桕樹葉，乾巴巴的纔喘過氣來，幾個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飛舞。面河的農家的煙突裏，逐漸減少了炊煙，女人孩子們都在自己門口的土場上潑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這已經是晚飯時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搖着大芭蕉扇閒談，孩子飛也似的跑，或者蹲在烏桕樹下瞎玩石子。女人端出烏黑的蒸乾菜和松花黃的米飯，熱蓬蓬冒煙。河裏駛過文人的酒船，文豪見了，大發詩興，說：「無思無慮，這真是田家樂呵！」

但文豪的話有些不合事實，就因為他們沒有聽到九斤老太的話。這時候，九斤老太

正在大怒。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腳說：

「我活到七十九歲了，活夠了，不願意眼見這些敗家相——還是死的好。立刻就要喫飯了，還喫炒豆子，喫窮了一家子！」

伊的曾孫女兒六斤捏着一把豆，正從對面跑來，見這情形，便直奔河邊，藏在烏桕樹後，伸出雙丫角的小頭，大聲說，「這老不死的！」

九斤老太雖然高壽，耳朵却還不很聾，但也沒有聽到孩子的話，仍舊自己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這村莊的習慣有點特別，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歡用秤稱了輕重，使用斤數當作小名。九斤老太自從慶祝了五十大壽以後，便漸漸的變了不平家，常說伊年青的時候，天氣沒有現在這般熱，豆子也沒有現在這般硬；總之現在的時世是不對了。何況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比伊父親七斤，又少了一斤，這真是一條顛撲不破的實例。所以伊又用勁說，

「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伊的兒媳七斤嫂子正捧着飯籃走到桌邊，便將飯籃在桌上一摔，憤憤的說：「你老人家又這麼說了。六斤生下來的時候，不是六斤五兩麼？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稱，十八兩秤；用了準十六，我們的六斤該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見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用的秤也許是十四兩……」

「一代不如一代！」

七斤嫂還沒有答話，忽然看見七斤從小巷口轉出，便移了方向，對他嚷道：「你這死屍，怎麼這時候纔回來，死到那裏去了！不管人家等着你開飯！」

七斤雖然住在農村，却早有些飛黃騰達的意思。從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鋤頭柄了；他也照例的幫人撐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從魯鎮進城，傍晚又回到魯鎮，因此很知道些時事：例如什麼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麼地方，閩女生了一個夜叉之類。他在村人

裏面的確已經是一名出場人物了。但夏天喫飯不點燈，却還守着農家習慣，所以回家太遲，是該罵的。

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銅斗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煙管，低着頭，慢慢地走來，坐在矮凳上。六斤也趁勢溜出，坐在他身邊，叫他爹爹。七斤沒有應。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說。

七斤慢慢地抬起頭來，歎一口氣說：「皇帝坐了龍庭了。」

七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的道：「這可好了，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麼！」

七斤又歎一口氣說：「我沒有辮子。」

「皇帝要辮子麼？」

「皇帝要辮子。」

「你怎麼知道呢？」七斤嫂有些着急，趕忙的問。

「咸亨酒店裏的人都說要的。」

七斤嫂這時從直覺上覺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為咸亨酒店是消息靈通的所。在伊一轉眼瞥見七斤的光頭，便忍不住動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絕望起來，裝好一碗飯，揉在七斤的面前道：「還是趕快喫你的飯罷！哭喪着臉，就會長出辮子來麼？」

太陽收盡了他最末的光線了，水面暗暗地回復過涼氣來；土場上一片碗筷聲響，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粒。七斤嫂喫完三碗飯，偶然抬起頭，心坎裏便禁不住突突地發跳。伊透過烏桕葉，看見又矮又胖的趙七爺正從獨木橋上走來，而且穿着寶藍色竹布的長衫。

趙七爺是鄰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這三十里方圓以內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學問家；因為有學問，所以又有些遺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聖歎批評的三國志，時常坐着

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他不但能說出五虎將姓名，甚而至於還知道黃忠表字漢升和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後，他便將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歎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見今天的趙七爺已經不是道士，卻變成光滑頭皮，烏黑髮頂；伊便知道這一定是皇帝坐了龍庭，而且一定須有辮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險。因為趙七爺的這件竹布長衫，輕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來，只穿過兩次；一次是和他嘔氣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時候，一次是曾經砸爛他酒店的魯大爺死了的時候；現在是第三次了，這一定又是於他有慶，於他的仇家有殃了。

七斤嫂記得，兩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經罵過趙七爺是「賤胎」，所以這時便立刻直覺到七斤的危險，心坎裏突突地發起跳來。

趙七爺一路走來，坐着喫飯的人都站起身，拏筷子點着自己的飯碗說，「七爺，請在我們這里用飯！」七爺也一路點頭，說道「請請」，却一徑走到七斤家的桌旁。七斤們連

忙招呼，七爺也微笑着說「請請，」一面細細的研究他們的飯菜。

「好香的乾菜，——聽到了風聲了麼？」趙七爺站在七斤的後面，七斤嫂的對面說。
「皇帝坐了龍庭了。」七斤說。

七斤嫂看見七爺的臉，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經坐了龍庭，幾時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總要大赦罷。」七爺說到這里，聲色忽然嚴厲起來，
「但是你家七斤的辮子呢，辮子這倒是要緊的事。你們知道：長毛時候，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

七斤和他的女人沒有讀過書，不很懂得這古典的奧妙，但覺得有學問的七爺這麼說，事情自然非常重大，無可挽回，便彷彿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裏嗡的一聲，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正在不平，趁這機會，便對趙七爺說，「現在的長

毛，只是剪人家的辮子，僧不僧，道不道的。從前的長毛，這樣的麼？我活到七十九歲，活夠了。從前的長毛是——整正的紅緞子裹頭，拖下去，拖下去，一直拖到脚跟；王爺是黃緞子，拖下去，黃緞子，紅緞子，黃緞子，——我活夠了，七十九歲了。」

七斤嫂站起身，自言自語的說，「這怎麼好呢？這樣的一班老小，都靠他養活的人……」

趙七爺搖頭道，「那也沒法。沒有辮子，該當何罪。書上都一條一條明明白白寫着的。不管他家裏有些甚麼人。」

七斤嫂聽到書上寫着，可真是完全絕望了；自己急得沒法，便忽然又恨到七斤。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說，「這死屍自作自受！造反的時候，我本來說，不要撐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進城去，滾進城去，進城便被人剪去了辮子。從前是絹光烏黑的辮子，現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這囚徒自作自受，帶累了我們又怎麼說呢？這活死屍的囚徒……」

村人看見趙七爺到村，都趕緊喫完飯，聚在七斤家飯桌的周圍。七斤自己知道是出
場人物，被女人當大衆這樣辱罵，很不雅觀，便只得抬起頭，慢慢地說道：

「你今天說現成話，那時你……」

「你這活死屍的囚徒……」

看客中間，八一嫂是心腸最好的人，抱着伊的兩週歲的遺腹子，正在七斤嫂身邊看
熱鬧；這時過意不去，連忙解勸說，「七斤嫂，算了罷。人不是神仙，誰知道未來事呢？便是七
斤嫂，那時不也說，沒有辮子倒也沒有什麼醜麼？況且衙門裏的大老爺也還沒有告示……」

七斤嫂沒有聽完，兩個耳朵早通紅了；便將筷子轉過向來，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說：「
阿呀，這是什麼話呵！八一嫂，我自己看來倒還是一個人，會說出這樣昏誕胡塗話麼？那時
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誰都看見；連六斤這小鬼也都哭……」六斤剛喫完一大碗飯，掣了

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斤嫂正沒好氣，便用筷子在伊的雙丫角中間，直扎下去，大喝道：「誰要你來多嘴！你這偷漢的小寡婦！」

撲的一聲，六斤手裏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塊磚角，立刻破成一個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來，檢起破碗，合上了檢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拉了伊的手，連說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八一嫂也發怒，大聲說：「七斤嫂，你『恨捧打人』……」

趙七爺本來是笑着旁觀的，但自從八一嫂說了「衙門裏的大老爺沒有告示」這話以後，却有些生氣了。這時他已經遶出桌旁，接着說：「『恨捧打人』算什麼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這回保駕的是張大帥，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後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擋他？」他兩手同時捏起空拳，彷彿握着無形的蛇矛模樣，向八一嫂搶進幾步道：「你能抵擋他麼！」

八一嫂正氣得抱着孩子發抖，忽然見趙七爺滿臉油汗，瞪着眼，準對伊衝過來，便十分害怕。不敢說完話，回身走了。趙七爺也跟着走去，衆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一面讓開路，幾個剪過辮子重新留起的，便趕快躲在人叢後面，怕他看見。趙七爺也不細心察訪，通過人叢，忽然轉入烏柏樹後，說道：「你能抵擋他麼！」跨上獨木橋，揚長去了。

村人們呆呆站着，心裏計算，都覺得自己確乎抵不住張翼德，因此也決定七斤便要沒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對人談論城中的新聞的時候，就不該含着長煙管顯出那般驕傲模樣，所以對於七斤的犯法，也覺得有些暢快。他們也彷彿想發些議論，却又覺得沒有什麼議論可發。嗡嗡的一陣亂嚷，蚊子都撞過赤膊身子，闖到烏柏樹下去做市；他們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關上門去睡覺。七斤嫂咕噥着，也收了傢伙和桌子矮凳回家，關上門睡覺了。

七斤將破碗擎回家裏，坐在門檻上吸煙；但非常憂愁，忘却了吸嚙，象牙嘴六尺多長

的湘妃竹煙管的白銅斗裏的火光，漸漸發黑了。他心裏但覺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也想些方法，想些計畫，但總是非常模糊，貫穿不得：「辮子呢？辮子？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龍庭。破的碗須得上城去釘好。誰能抵擋他書上一條一條寫着。入娘的……」

第二日清晨，七斤依舊從魯鎮撐航船進城，傍晚回到魯鎮，又擎着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煙管和一個飯碗回村。他在晚飯席上，對九斤老太太說，這碗是在城內釘合的，因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個銅釘，三文一個，一總用了四十八文小錢。

九斤老太很不高興的說，「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夠了。三文錢一個釘；從前的釘，這樣的麼？從前的釘是……我活了七十九歲了——」

此後七斤雖然是照例日日進城，但家景總有些黯淡，村人大抵迴避着，不再來聽他從城內得來的新聞。七斤嫂也沒有好聲氣，還時常叫他「囚徒」。

些什麼？」

「沒有聽到些什麼。」

「皇帝坐了龍庭沒有呢？」

「他們沒有說。」

「咸亨酒店裏也沒有人說麼？」

「也沒人說。」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龍庭了。我今天走過趙七爺的店前，看見他又坐着唸書了，辮子又盤在頂上了，也沒有穿長衫。」

「……」

「你想，不坐龍庭了罷？」

「我想不坐了罷。」

風

波

31

現在的七斤，是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給他相當的尊敬，相當的待遇了。到夏天，他們仍舊在自家門口的土場上喫飯；大家見了，都笑嘻嘻的招呼。九斤老太早已做過八十大壽，仍然不平而且康健。六斤的雙丫角，已經變成了一支大辮子了；伊雖然新近裹腳，却還能幫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個銅釘的飯碗，在土場上一拐一拐的往來。

洛綺思的問題

陳衡哲

一 好花未放月將圓

洛綺思的初次遇見瓦德白朗，是在她卒業於大學的那一年。她在學校時，最喜歡研究的是哲學，所以她決計待卒業以後，再去繼續研究兩三年，俾將來在哲學界裏，可以有一點貢獻。那時瓦德方主任美國奈岡大學的哲學部。他的學問的成績，在哲學界及教育界，是無人不知道的。洛綺思在學校時，也曾常常參讀他的著作，心中十分佩服。所以她卒業以後，便擇定了奈岡大學的卒業院，去完成他的學業。

這時瓦德差不多有四十歲了，但因為他對於學問的興趣太濃厚了一點，竟還不會娶有妻子。洛綺思却還沒有滿二十五歲。他們兩人彼此對待的態度，只有恭敬和欽佩，不

過洛綺思在欽佩之中，帶着崇拜；瓦德在欽佩之中，帶着獎勵罷了。

但是隔了三年——就是洛綺思得到博士學位的那一年——他們的 friends 們，忽然得到了了一個通告，說他們倆已經訂了婚約了。那些朋友們雖然不會料到這一件事，但此時也並不十分驚怪。一位哲學大家，與一位已經卒業的高足弟子訂婚，本來也不算什麼奇事。這個消息的傳出，不過使一般失意的青年們羨慕，以為命運待他們兩人獨好，使他們得着這樣難得的機會，這樣美滿的結果罷了。

他們訂婚後不到一個月，瓦德便與洛綺思分別，去赴那哲學會的年會。他們約好，年會過後，他將到她的姑母的鄉下家去，和她商量結婚的事件。

瓦德在年會中間，飽受了他的朋友們的羨慕和祝賀，因此他心中愈加得意。他想，自從我認識了洛綺思之後，才知道除了學問之外，人生還有別の意味呢。年會終畢之後，他便匆匆忙忙的乘車到洛綺思的姑母家去了。

二 雅典娜戰勝了愛神

那車足足走了一日一夜，到了第二天晚上，才到了瓦德的目的地。他一下車，便見洛綺思立在車站外，伸着手等候他。她臉上帶着微笑，但却不是他們倆訂婚前後的笑容，乃是她在課室中聽講時的笑容。他又覺得她的態度，也很冷淡。但見着她，是已經夠喜了，別的何妨慢慢再說呢。

於是他們僱了一輛汽車，一直到她的姑母家中去。她又把他引見了她的姑母納生太太。但她並不申明她是她的未婚夫，她對於她的姑母，但稱他爲白朗先生，說是她的一個好朋友。納生太太也似乎已經領會一切，並不追問。

那天晚飯之後，他們三人便一同到客廳裏去，納生太太織着領巾，洛綺思彈着鋼琴，瓦德斜倚在窗邊的一張沙發上聽着。

洛綺思彈全了一曲，便笑對瓦德說道：「尊貴的客人，你願意再聽些什麼呢？」

納生太太是一位老於世故的人，此時她不待瓦德回答，便說道：「我想你們不如到園子裏去散散步罷。我今天有些疲倦，恕不奉陪了。」

瓦德聽了此話，正中心懷，便對洛綺思看着。此時洛綺思也立起來了。於是他們兩人向納生太太道了晚安，一同出了客廳，走向園子裏去。

瓦德一面走着，一面說道：「洛綺思，你爲什麼這樣冷淡呢？我若是得罪了你，你也須給我一個請罪的機會呀！」

洛綺思笑道：「你說得不錯，我確有點怪你呵！你差不多害了我一生的事業了！」

瓦德驚道：「什麼？我竟犯了這麼一樁大罪嗎？」

洛綺思道：「但你自己却不會知道。」

此時他們已經在樹旁找着一張鐵椅子，一同坐了下來。

洛綺思繼續說道：「我們分別了半個多月了，在這半個月中，我會把我一己的問題，

細細的想過。我想，結婚的一件事，終究是很平常的，人人做得到，惟有那真摯高尚的友誼，却不是人人能享受的啊！

瓦德道：「這固然不錯，但在這個友誼之上，若能再加一個更爲親密的關係，豈不更好嗎？」

洛綺思搖頭不答。

瓦德又道：「比如我們兩人，學業相同，才智相類，彼此相敬相慕，假使我們能永遠在一處，這豈獨是我們兩人莫大的幸福？或者靠了我們兩人的協力合作，他日還能在學術界中，有點有價值的貢獻。但是除了結婚之外，你想還有什麼法子，能使我們永遠在一處呢？我們若不永遠在一處，又怎能保得他日沒有別人，跑到我們的中間來呢？」

洛綺思道：「恕我不能和你同意。第一層，你說必須大家同在一處，才可以互相助成學業，這話我是不承認的，我認識你以前你已經是那麼大名鼎鼎的了，難道你也歸功於

我嗎？」

瓦德笑道：「不認識你便罷了，既是認識了你，我的學業的成就，便少不得你的幫助啊！」

洛綺思道：「第二層，你說我們若不永遠在一處，就恐怕他日有人要跑到我們的中間來，這也未免過慮了。這件事，在我一方面，是完全靠得住的。在你的一方面呢，我想來也沒有什麼靠不住，你不是已經過了四十年的獨身生活嗎？」

洛綺思說到這里，便把眼向瓦德很誠懇的望着，但瓦德似乎不曾聽見她的話。

洛綺思又道：「第三層，你應該知道，結婚的一件事，實是女子的一個大問題。你們男子結了婚，至多不過加上一點經濟上的擔負，於你們的學問事業，是沒有什麼妨害的。至於女子結婚之後，情形便不同了：家務的主持，兒童的保護及教育，那一樣是別人能夠代勞的？」

瓦德默然，隔了一會，才說道：「倒虧你想得到這麼遠。但在我們未曾訂婚之前，你爲什麼一些也不曾想着呢？」

洛綺思道：「這是我應該向你深深的道歉的，那時我確實沒有想到這麼遠。但是，我的朋友，現在還不能算太遲呵！」

瓦德道：「如此說來，你是當真要反悔我們的婚約了。我想孤獨的生活，也不見得有什麼可羨的地方。」

洛綺思道：「你從前不是常常說過，學問和事業，是人生最好的伴侶嗎？你知道我是一個野心極大的女子——雖然我並沒有什麼虛榮心，但我若是結了婚，我的前途便將生出無數阻力了。」

瓦德又默然，隔了好一會，才很鄭重的答道：「是的，我也承認這是女子的一個大問題。你若是平常一點的女子，這個問題倒也不難解決。」

洛綺思道：「我不大懂得你的意思。」

瓦德道：「我的意思是，假如你是一個沒有野心的女子，那麼，結婚的一件事，倒也不成問題了。你認識我的同事佳司先生的夫人嗎？」

洛綺思道：「曾見過一二次。」

瓦德道：「你看她怎樣？」

洛綺思微笑道：「但是，你願意我是那樣的一個女子嗎？」

瓦德道：「自然不願。豈但我不願你像佳司夫人，即使你和馬德夫人一樣，把撫育子女看做人的唯一目的，你也是不能使我這樣的欽佩和敬愛的。」

洛綺思道：「你不要小看了馬德夫人，像她這樣的女子，也是不易多得的。你看她的子女，何等聰明，何等可愛，我常常自想，若使每個女子都能做一個澈底的賢母，那麼，世上還有什麼別的問題呢……」

瓦德笑道：「可又來了，那你自己爲什麼又不去實行你的主張呢？」

洛綺思道：「且慢着，我還沒有說完呢。我想，一個女子的性情和人生觀，若能像馬德夫人一樣，那麼，結婚的一件事，非但不能妨害她，並且反能完成她的野心和希望，她實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女子了。但不幸各個女子的思想和性情，是不能一樣的。即以我而論，你想像馬德夫人一般的生命——無論我怎樣的敬重和讚美她——能使我快樂心足嗎？」

瓦德嘆了一口氣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此時他抬頭看看天空，接着說道：「你看天上的星光，何等皎朗。我們且談談別事，此事留到明天再談罷。」

洛綺思低下頭去，很慚愧的答道：「瓦德我真對不住你，我應該先把這個問題細細的想過，再回答你前次的要求的。」

此時瓦德也不由自主的把頭低了下去。他執着洛綺思的手，悽然說道：「洛綺思，我

的愛你，我的崇拜你，便是爲着你是一個非常的女子。若是爲了我的緣故，致使你的希望不能達到，那是我萬萬不能任受的。你應該知道我並不是那樣自私的人。若能於你有益，我是什麼痛苦都肯領受，什麼犧牲都能擔當……」

瓦德說到這里，覺得喉嚨裏有物梗着，再也說不下去了。他又看看洛綺思，只見她已泣成了一團。此時園中的星光，更加明朗了。在星光之下，可以看見許多蝙蝠，來往飛繞，有時還有幾個火螢，在草地上撲飛着。牆角上的金銀花，却輕輕的放出牠的香味，送到他們兩人的身旁來。他們在這個靜寂而神祕的夏夜中，正不知道坐了多少時候。他們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差不多忘記涼露侵肌了。後來還是瓦德先醒過來，他站起來說道：

「夜深了，我們回去罷，今天的談判已經夠了。」

洛綺思將她的右手伸與瓦德，悽然道：「那麼，瓦德，你是答應了我的請求了。」

瓦德聽了此話，又似乎着了電氣一般，此時他方真正的明白，他們兩人今晚所談的

是什麼一個問題了。洛綺思的意思，不是要和他解約嗎？他不是已經答應她，爲了她的緣故，他情願犧牲一切嗎？照這樣說來，他們的婚約確是已經解了。但這可太驟然呵！這可太像夢境了，或者他真是在做夢罷。他方這樣昏昏的想着，忽又聽見洛綺思的聲音，悽然說道：

「瓦德，你爲什麼不開口呢？你是恨我了！」

瓦德此時一面扶着洛綺思向屋子裏走去，一面答道：

「我怎能恨你呢，洛綺思：我不是已經答應了你嗎？」

他雖然這樣說着，但心中仍是恍恍惚惚的，不大明白他自己說的是什麼話。

三 金堅玉潔的友誼

明天一早，瓦德寫了一封信，請納生太太轉交與洛綺思，他便托故與納生太太告辭，匆匆的走了。洛綺思因一夜不會好睡，直到天明時，方朦朧的睡去，所以醒得略遲些。她還

沒有起身，早見她的姑母拿着一盤早餐笑着走進來了。那盤裏還放着一封信。她一眼看見，便明白是誰寫給她的。她忙把那信拆開，只見上面寫着道：

「我的朋友：

昨宵的談判，雖甚悲痛，但却也十分暢快。我們經過這番談判之後，當更能明白彼此的性情和希望了。亞里斯多德曾經說過，『悲哀的經驗，能鍛煉人的感情，使他更爲純潔，更爲高尚。』我此時方能真正了解此話的意義。我願我們兩人永能保持這一點經過火煉的感情，永能在學問及人格的大道上互助着，俾彼此都能達到我們理想中的目的地。

我本想多住幾日再回去的，因恐我們再見三見之後，又將生出意料不到的糾葛來，或反於我們的友誼有害，故不如卽行爲是。昨晚的談判，因然是我生平最悲痛的经验，但牠也是我生平最偉大的經驗，我願永遠保存牠在我的心之深處。

請你恕我的不別而行，願你明白我所以如此的苦衷。此後我的生命，將如寒天的枯林了，願你的信札能如小鳥般的常常飛來，給他一點生意。我的地址是與前一樣的，我的行跡雖將從此無定，但我的信是有人轉寄的，請你放心。

你的老友，瓦德。一

洛綺思把此信反復看了幾遍，更覺得瓦德是一位誠懇而多情的男子，心中尤覺悽然。她匆匆的起了身，立刻給他寫了一封回信。其中有一段說道：

「你把你的生命比寒天的疏林，真是清峻極了。我願你能享受這個清逸而富有詩意的生命，不要誤以他爲枯寂……」

我當感謝你所給我的自由。我現在的生命，真如大洋中的一葉輕舟，天涯水角，任我縱棹了。但是，朋友呵！在這樣情景的中間，錯落的島嶼，和閃爍的明星，也是極歡迎的伴侶呵！我願你能像北極星一樣，永遠在我的生命的大洋上照耀着，引導着，陪

伴着……」

自此以後他們兩人便常常的通信了。他們的交情愈益淡，但也愈益深。但瓦德的朋友們，是都知道他不久便要結婚的，此時見他絕口不提一字，不免有些怪異。有時有人去擲揄他，問他打算到那里去過他的蜜月，他終是苦笑而不答。有時被人問得急了，他便答道：「洛綺思是一個百世不一見的奇女子，誰能忍心把結婚的俗事，去毀敗她的前途呢？」朋友們聽了此話，更是詫異，只得笑着答道：「哦，原來如此。大哲學家的戀愛，真是與別人不同呵！」

但不到三個月，他們兩人正式解約的消息，又傳出去了。他們的朋友們方深相嘆息。此事的不幸，忽然又得到了一個更奇的通告，說瓦德又與一位中學校的體操教員訂了婚約，並且立刻結了婚，同到南方的海邊避寒去了。

洛綺思得到瓦德結婚消息的時候，心中未免有些不舒服，對於瓦德也未免有些怨

懟和失望。但她是一位哲學家，又是深有心理研究之人，所以不久便把這一件事，闡悟得晶瑩透澈。此時她不但不責怪瓦德的無情，並且反覺得自己對不住他，以為他若不會和她有過這番先樂後悲的經驗，又何至於急不擇偶，去和一位與他志行學問絕不相類的女子結婚呢？但她究竟不知道瓦德此時的心是怎樣，或者他已不願意再與她通信了罷。然她又不能不睬他，她思之又思，遂決意用老友的態度，寫了一封賀信給他，并誠心的祝望他們倆人將來的幸福。

瓦德接到此信時，已經和他的新夫人度過蜜月了。他把那信看了又看，心中不免疑惑起來。他對於洛綺思雖是已經絕了希望，他自己雖是已經娶了妻子，但是火息而燼未滅，那個又甜又酸的回憶，仍是常常要來窺探他的心之奧室的。此時他見洛綺思的語氣如此疏遠，如此冷淡，不覺心中有些不自在，心想莫非她怪我恨我了嗎？我怎能不辯白一下呢？於是他便寫道：

「我的親愛的朋友：

瓦德結婚了！蜜妮——這是我的妻子的名字——是一個爽直而快樂的女子，雖然略有點粗鹵。她當能於我有益，因為我太喜歡用腦了。正需她這樣一個人來調調口味。

有許多我的朋友們，以為我應該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來做終身的伴侶，我豈不願如此，但是，洛綺思，天上的白鵝，是輕易不到人間來的。這一層不用我說了，你當能比我更為明白。

我不願對於我的妻子有不滿意的說話，但我又怎能欺騙自己，說我的夢想是實現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當盡我丈夫的責任，但我心中總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給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無數過去的悲歡，無限天堂地獄的色相。我常趁無人時，把牠打開，細味一回，傷心一回，讓牠把我的心很很的揉搓一回，又把牠關閉了。這是我的

第二個世界，誰也不許偷窺的。牠是一個神祕的世界。牠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願的；牠有魔力能使我貪戀那個又苦又酸的泉水，勝於一切俗世的甘泉。

我的朋友，請你恕我的亂言。我實願有一個人，來與我同遊這個世界。我怎敢希望這個人是你呢？但你却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沒有你便沒有牠，所以牠是純潔的，出世的，不染塵滓的。

我不多寫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雖是結了婚，但他不會因此關閉了他的心；尤其是對於洛綺思，他的心是永遠開放着的。我永遠是你的，瓦德。」

但他寫完這封信之後，忽然又覺得不妥。他更自思量覺得他和洛綺思的交情，是不應該這樣的。洛綺思不是他的一個敬愛的朋友嗎？但這信中的情意，却是已經越出朋友範圍之外了。這不但要對不住他的夫人，並且豈不是把洛綺思待他的高尚純潔的感情，拋到污泥中去了嗎？他將何以對她呢？他將何以對世上的女子呢？固然，他是有權可以保

存這個心中的祕密的，固然他的已碎的心是不怕再受傷損的，但他却無權去傷害他人的心。他只應把這個祕密的種子保存在他自己的心中，不應把牠種到肥土裏去，讓牠去受那日光雨露的滋養；因為牠所開的花，不但要刺傷他的夫人，并且還要給洛綺思以極大的痛苦的。他想到這裏，便決意把這粒種子收回他的心之祕處去，永不讓他再見天日了。

下面是他所寄與洛綺思的信：

「洛綺思：

瓦德結婚了！承你相賀極感。他是該受你這個賀意的，但他也值得受你的恕諒和悲憫。

蜜妮——這是我的新夫人的名字——是一個爽直而康健的女子，她是常常很快樂的。她自己雖不是一個學者，但却是學者的好伴侶。你若是見了她，一定也要

喜歡她的。

我似乎不應求你的恕諒，因為這似乎是說，我還不曾了解你的心意。你自然是恕我的——我的結婚於我們的交情有什麼關係呢——但我總覺得應該求你的恕諒。

我為什麼要求你的憐憫呢？這更難說了。你是獨身的，我是結了婚的，該受憐憫的，似乎不該是我罷。但是，洛綺思，我仍是該受你的憐憫的。你是慧心人，我又何用多說呢？求你可憐我，不要把我拋棄罷。

我祝你永遠像天空的飛鳥，雲棲霞宿，前程無疆。我願你他日的成就，能使你這個教師和老友慚愧，請你記着，他對於你的敬愛，是永不會改變的。在你翱翔的途程中，若有需他幫助的地方，請你隨時使他知道，因為這是他生命中的一個最大的希望和快樂。

你的忠誠的朋友，瓦德。

洛綺思得到這封信之後，又是感慨，又是喜悅：她一方面深憐瓦德；一方面又慶幸他們兩人的友誼，可以從此繼續不斷。因為他們此時的交情，真像經過火煉的赤金一樣，是什麼雜質都沒有的了。他們自知已是沒有嫌疑可避，除下切磋學問，勉勵人格之外，在他們兩人中間，是沒有別的關係可以發生的了。但他們的朋友們怎能明白這個呢？他們但見瓦德和洛綺思的交情，又經過了一個變化，他們但覺得從前的迷霧，更深一重罷了。

四 夢回添惆悵

此時洛綺思已經有四十多歲了。她已做了十餘年的大學教授，現在她是一個著名女子大學的哲學主任了。她對於哲學的貢獻，已是有國際上的地位；她的著作，也已經譯成了許多種的外國文。她少年時的夢想，她少年時的野心和希望，此時都已變成事實。她的學業，也真能做她的良好伴侶。況且她現在在學界裏的名譽，也萬萬不是那些專慕虛榮的女子所能得到的。是的，她少年時的夢想，都已成爲事實了。但她的夢可曾做完嗎？

有一次，她又做夢了。她覺得她自己是一個已經結了婚的中年婦人。那天她和她的丈夫——似乎便是瓦德——坐在廊下休息。那時正是夏天的初夜，金銀花的香味，自牆角上陣陣的吹來。她的丈夫口中吸着香煙，却抬着頭看那如絲如霧的煙氣，在月光中輕輕的飄着。她自己坐在一張搖椅子上，身上和心裏都似乎充滿了和諧的感覺；又如在炎熱的天氣，在樹蔭之下，飲清甜的泉水，但覺得安閑暢適，與天上的明星朗月，空中的花香草味，融合爲一。他們兩人並不言語，但她覺得他的心中，一定也是這樣感覺的。她又覺得她自己已經是兩個可愛的小孩的母親了。他們彷彿有十餘歲大，現在却都已安睡在樓上。當她想着這兩個聰明小鳥的時候，她不覺欣然笑了。她便覺得要把這個快樂，去分一點給她的丈夫。但她却不知道應該叫他做什麼。他似乎是叫做瓦德罷。她恍恍惚惚的站了起來，走到他的面前一看，啊呀！那裏有什麼瓦德！那坐着吸煙的，簡直是一個素不相識的粗工人。他見了她，也不言語，仍舊吸着他的香煙。她心中一震，睜眼一看，原來她却躺在

自己廊下的一張搖牀上呢！她手中的一本書——她的一本著作，是新近譯成德文的——已經拋到地下去了。

她此時雖醒了，却仍懶洋洋的躺着，連那一本拋在地下的書，也懶得去拾起來。一霎時間，她的身世都湧到心上來了。她默自思量，假使那夢中的粗工人變爲瓦德，那麼，那夢中的生活，將怎樣的可愛呢？此時她忽然感到她現在生活的孤寂了。她又看看她的成功的表記——她的著作——可是奇怪，從前能使她得意快樂，使她心血沸騰的一本書，現在忽然變爲一堆廢紙，一些也不能引起她的興趣了。

但她很明白，這不過是一時的情緒，是不會永遠留在她的心上的。果然不到一天，她仍舊回復了她原來的感覺，仍舊用了全副精力，全副情緒，去做那大學教授的事務了。

但她可真能忘記這個夢嗎？她雖竭力的想把那個夢的鬼趕去，但終歸無效。她對自已說道：「假使我十餘年來的生活，真和那夢中的一樣，那我在學業上的成功，又怎會這

樣大呢。」但那個鬼駁她道：「但你在夢中之時，並沒有什麼不心足呵！」她又斥他道：「胡說！若使那夢中的我，是一個一無成就的女子，那我心中的和諧，一定就保不住了，我一定要覺得不心足了。」那鬼似乎又笑着說道：「那麼，假使在你現在功成名就之後，再去把那個夢重行做過，你看是怎樣？」她聽了這話，不覺臉上微微的紅了起來，又沒有話可以回駁他，但覺得心中充滿了慚愧和煩亂。她此時方明白她生命中所缺的是什麼了。名譽嗎？成功嗎？學術和事業嗎？不錯，這些都是可愛的，都是偉大的，但他們在生命之中，另有他們的位置。他們或能把靈魂上升至青天，但他們終不能潤得靈魂的乾燥和枯焦。

但她的已往可容她的反悔嗎？她明明知道，她做那個夢的時候，若非在她學業已成之後，她在夢中的感覺，也就決不會那麼和諧，那麼完美的。她將聽了那個夢鬼的勸告，重去做一做那個夢嗎？照理想方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個極好在辦法。但是重做這個夢，也須有個條件呵！那夢中的金銀花，不妨永遠開放，永遠馨香，但她自己園中的金銀花，却是不

待秋風之來，便要零落凋謝的，減去了金銀花的香味，那夢還有什麼意思呢？

有一天，她正坐在廊下這樣癡癡的想着，猛抬頭看見對面的一帶青山，正落着夕陽的反照，金紫相間，彩色萬變，說不盡的奇偉美麗。她對着那青山注視了許久，心中忽然如有所悟，覺得那山也和她的生命一樣，總還欠缺了一點什麼。她記得她從前在離山數十里，的地方，曾見過一個明麗的小湖，那時她曾深惜這兩個湖山，不能同在一處，去相成一個美麗的風景，以致安於山的，更得不着水的和樂和安閑，安於水的，便須失却山的巍峨和秀峻。她想到這裏，更覺慨然有感於中，以為這真是天公有意給她的一個暗示了。

但是，這個感慨，這個惆悵，除了洛綺思自己之外，却只有對面的青山，能夠了解和領會。就是她的老朋友瓦德——現在已是子女滿前的瓦德——也是絕對不容窺見這個神聖的秘密的。

張先生與張太太

廢名

張太太現在算是「帶來」了，——帶來云者，意思是歸張先生帶到北京來。但按之實際，乃太太的公公送太太來的。

張先生在北京某大學當教授。

張太太的本意倒情願就在鄉裏過下去，而左鄰右舍姑娘婆婆都是喜歡問：「你怎麼不跟你的張先生一路去呢？」張太太的回答是：「交了春就去。北京不比我們這裏，很冷。」「就去，」所以就來了。

太太的公公卻又別有心事：北京婊子多，他的少爺還很年青。

這位老太爺其實是多心，張先生是一個篤行謹守之士。

張太太生得很好看。姑娘婆婆們那麼問她，一半也就因為她好看。張先生自己，教課之餘，也時常想起他的太太，——他死心塌地的承認他的太太是好看。屢次在上海時報畫報上看見許多明星，就想到他的太太沒有照片。伴之而生的是惘然，——這個惘然，自然不是惘然於沒有，要有，很容易，家鄉所在的地方，雖然不是大鎮市，但算得一個鎮，照像館是有的。他惘然於他的太太不能有照片，因為太太一雙小腳。

人世間倘有傷心的事，張太太的小腳對於張先生真是傷心。

照像可以照半身，張先生自然會知道，他所看見的明星，多半是半身，因為半身，格外「美」——譯張先生之 *beautiful*。去年暑假回鄉，張先生坐在火車上，還自己對自己發笑：「怪不得張雨帥有時候要親自入關，有許多事真非親身出馬不可。」立刻又換了一個思想：「張雨帥也是姓張，哈哈，——章孤桐稱章太炎為吾家太炎——是吾家？是吾兄？記不清白，——章張，一個音。」……

總之張先生去年回家，決心要引他的太太去照一張半身像片。

但張先生竟因此同張太太起了衝突。

張太太有一個三歲的女兒，——這句話欠通，女兒豈是張太太一人的？但這且不管。

張先生那天夜裏對太太提議：

「明天我引你去照像，照一個半身像。」

說時只有自己覺得自己可憐。

張太太是一個聰明人，從小就稱為淑女，不過識不得字。答話只輕輕的一句：

「我也多時說照哩。」

說時很自慚，覺得對不起張先生。女兒金兒夾在懷裏。

「我說我同金兒兩人共照一張好，金兒坐在我腳下。」太太慢慢的又說。

「不，金兒要照另外照一張，小孩子就照全身。」

中間頗經了好大的工夫，總之張太太現在是發惱：

「我不照！當我死了！」

「……………」

「我再也不要我的金兒裹腳！」

這句話並沒有說出，只是這麼想。大概人總是不大肯示弱的。然而張太太眼淚汪汪流。

可惜金兒不多時死了。

張太太也無時無刻不是想把腳大起來的，——我忽然聯想到芥川龍之介的「鼻子」，不過那是想縮小。但張太太知道決不能大。

張太太到了北京。

到京的第二天，喫過午飯，張太太想洗腳，——這簡直比一路上上火車搭輪船還要

令她爲難！她記起張先生曾經對她說過，「北方的女人不洗，」但這不成問題，她是南方人，而且她此刻要洗的是「脚。」張先生自從接到老太爺的信說某月某日送媳婦來，就僱定了一個媽子，這媽子正是張太太鄉間所謂的「洋船脚。」張太太自恨不如這一個媽子！洋船脚還可以用想辦法修理。媽子伺候太太非常的周到，不能知道太太要洗脚。太太知道爐子上有的是熱水，比在家裏連洗臉也怕多舀了一點方便得多！但張太太很爲難。一直到張先生回來，說：

「唉，你太老實，你只要喊一聲王媽就得了。」

張先生後悔這個「得了」不該說，太太還只昨天到，怎麼會懂得「得了？」太太倒懂得，張先生雖是京話，而是鄉音。

張太太的洗脚水終於還是張先生喊來的。

張太太是電燈之下洗脚，她說不要亮。公公靠在隔壁客房裏沙發之上，開言道：

「你這個孩子，還是同在家一樣捨不得，這裏捨不得什麼呢？」

這一說，張先生同張太太在這一邊噤若寒蟬了，兩眼對兩眼。

張太太的鞋帶子還沒有解散。

張先生的臥房分作兩間。一間睡覺，一間放臉盆洗臉，此刻就是張太太洗腳的地方。張先生踱到睡覺那一間去了，張太太趕快解散洗，可憐，汗流浹背，——她怕她的張先生又走進來。張先生在大學教課，嘗是提起近代小說上的 *psychologic analysis*，所以很懂得——總之張先生沒有進到那間去，床面前踱來踱去，他幾乎要哭，他的太太使得他難過。

不過兩個鐘頭的光景是睡覺的時候。

張先生很想他的太太解開脚布睡，更明白的說，赤脚睡。

張太太到底是鄉下人，而且不能看小說，她不能懂得她的張先生，不然她一定自己

首先解開脚，（最好是洗脚之後不再裹，上床去睡）她感謝張先生感謝得要哭，只要她能夠做得到的事什麼也做。

張先生擁被而坐，開口：

「我說你今天把脚布解開睡。」

「那不好。」張太太在脫鞋，輕輕一句。

立刻又都是噤若寒蟬。

張太太此時倘若閻王叫她死，她決然是死，她覺得她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她知道她的話是屬於「不」那一面，而張先生又再無言語！答應是而且解了，馬上可以鑽到被裏去，也算是聽了張先生的話，兩人都歡歡喜喜的！

張先生也在那裏深深的感到失望的痛苦。他的失望的痛苦比看破了人生無意義

還要利害。他覺得他完全是一個 *Pessimist*。

兩點鐘以前，太太腳洗完了，他踱到自己的書房去，瞥了一瞥書桌上鏡子嵌着的羅丹的 *The Bather* ——這是藝術品，張先生在他的下意識裏面也承認。進去而又走出，因為他要驅掉 *The Bather*，只有自己逃開。他不願他的太太與 *The Bather* 聯在一起，那就叫做不懂得藝術。果然，*The Bather* 驅掉了，「討厭的是裹腳布！」他想。有了裹腳布，張先生與張太太之間有了一層間隔，雖然是局部的，總是間隔。

他覺得他是一個 *pessimist*，漸漸連「覺得」也沒有了，近於「死」。

太太睡下去了，張先生不自覺的 *torch* 一下，——張先生真要哭，他是一個勝利者！約莫有了一刻鐘，張太太脫了鞋，坐在床沿，手撫着，眼淚滴着，都在腳布之上，——自然，那裏還有聲音？最後五分鐘，一層一層的解，正同唱戲的刺穿了肚子，腸子一節一節的拖出來一般模樣。

第三天張先生同張太太逛市場。

其實這也是張先生自己提議，張太太則曰不出去。老太爺從旁道：

「怎麼說不出去呢？出去也看一看。」

張先生立時又想：「父親，你引去看一看也好。」立時這句老話油然而生：「醜媳婦總要見公婆的面。」老太爺同太太都站在他的面前——醜字實在不能用在太太的面孔之上。張先生在心底裏嘆氣。

張太太逛市場，等於逛北京全城，左顧右盼——她的腳簡直是爲來逛市場用的，慢慢的看。張先生從來沒有怎樣“waste time”！他何須乎那麼慢慢的走，慢慢的看呢？——慢慢的走，是的，慢慢的看，不然，張先生是視而不見。

最使得張太太驚喜，同時也帶一點鄙夷的，是男男女女之中的一個女人。「梳那麼一個頭！」太太心裏笑，找不出名字來稱呼這麼一個頭。張先生完全用鄉音湊近太太的耳朵道：

「這就是旗人婆子。」

太太會意。

旗人婆子已經走到張太太的面前了，——旗人婆子也沒有裹脚！

旗人婆子的腳好比一把刀，拿起尖鋒對張太太，說她剛纔不該笑她。

張先生走進中西藥房了，太太自然也跟着進去。張先生指着玻璃架上的一個瓶子叫店夥拿。

張太太知道這是藥鋪，他們鄉裏也有賣洋藥的。她很歡喜。公公昨天對她的張先生道：

「你有點咳嗽，既不信中醫，買魚肝油喫一喫。」

張先生同在家一樣信服老太爺的話，何況是買魚肝油補劑，所以張太太很歡喜。

張先生識得字，用不着說話，兩瓶共付七毛。店夥拿繩子捆。

「回見。」店夥送出門。

張先生點頭。

不識字的人有時也嘗得大歡喜。藥瓶上面粘了紙單，既有定價，亦有說明，橫着三個四號字是「放腳水。」

市場的照像館又引起了張太太的隱痛，同時也就引起了張先生的隱痛。張先生笑容可掬的指着叫太太看，太太也就笑容可掬的——

「看見了。」

那麼一個大鏡框子嵌着怎不會看見呢？張太太伸起脖子來仔細的看，她從來沒有看見這麼一個好看的女人！這女人總一定是「天足」——這兩個字她的張先生說過不只一次，但天足看不見，給那戲台上一般的衣服遮住了。張太太的眼前頓時也現出一線的光明，——這光明正如風暴夜的電光，立刻又格外黑暗！穿這樣的衣服去照像她做

不到。張先生一聲：

「這就是梅蘭芳。」

太太點頭。但這倒不比「得了」能夠懂得。總之梅蘭芳一定是一個有名的女人。

張先生同張太太回寓，老太爺把接到了不過一會兒的一封信交給張先生看。老太爺原拆開看過，道：

「聚餐會來的。」

老太爺雖然這麼說，也同媳婦不懂得梅蘭芳一樣不懂得聚餐會。

張先生接在手上看——

啓者本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下午六時本會同人假座來今雨軒歡迎周郁文先生及其夫人新自歐回屆時務請

撥冗貴臨此上

張祖書先生

張先生不禁惘然。

聚餐會謹訂

(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 鑊 酒

許欽文

「有水司務！你要哭得這樣起勁，我剛才因為正在門口有事，不曾跟你進去，不知道你究竟碰了什麼釘子？」門房阿發這樣問了，顧自捏起毛竹煙管來裝煙末。

「啊！喫了耳光了，唉！這我還是生平第一遭呢，恐怕臉上已經有點紅腫了罷！」剃頭匠有水把捫在臉上的手放下，站近了阿發哭訴。

「我們底廳長。」阿發連吸了兩口煙開嘴說，「都說他是大公無私的；現在他已爲着你動怒，竟然親自動手打了你，總是已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他的緣故，究竟爲着什麼呢？」

「天地良心！」有水連忙聲辯，「阿發哥呀！我怎麼敢得罪他呢，我是非常感恩的，他

已允許我就跟他出去當跟班，我真地感恩，所以今天特地趕來的！」

「這且不說，我問你剛才對他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竟會引得他這樣大怒？」

「我實在沒有向他說什麼壞話，也沒有做什麼壞事，剛才我只捧着這罈老酒進去，——有水用手指了指放在他腳旁的一罈「放樣」酒——我對他說，『老爺！小人蒙老爺照顧，實在感激非凡，現在小人沒有什麼可以拏來孝敬老爺的，只弄得這罈酒來，倒是很陳的了，就請老爺嘗嘗罷！』阿發哥！你說，難道這是壞話麼？」

「他就這樣打了你麼？」

「不，當初他只惡狠狠地釘眼看我，隨即說了句『誰要你送這種東西來。』顧自走向帳房裏去了，我本知道只是這樣一罈酒，實在太微薄，可是阿發哥！現在時勢實在尷尬，只是這個，我已是借的借當的當地湊起來的；要是不這樣，我也就不想跟着老爺出去了。這裏雖然沒有發財的希望，總還可以老婆兒子在一起。我想一時無法，只好懇情了。我又

對他說，「老爺！小人也知道這實在是不中喫的，但是要請老爺格外原諒，只好讓小人以後補上了！」經我這樣說了，他馬上旋轉身來大罵「混帳忘八蛋！」隨即趕來動手就打，又罵我「太不懂事！」說我「還沒有上手做事，就鬧出了這樣的花樣！」而且不讓我再出嘴，迫令我帶着原物退出來了。」

「既然這樣，那末你把原物捧回去就是了，」阿發勸慰，「我們做底下人的，給老爺們打罵原是算不得什麼的，況且打也已經打過了，罵也已經罵過了，也不至於十分痛，還要哭得這樣起勁做什麼呢！」

「啊！阿發哥！那裏我是爲着打罵而哭的呀！現在我難過，只是爲着他不讓我跟去了，最後他咬着牙關對我說，『我用不着像你這樣的傢伙，你不要再想跟我一道出去了！』這樣，阿發哥！我白白地挨罵挨打不要緊，不是一場高興已成空夢了？而且我早向各方說出嘴去，連固有的生意也已脫去了！」

「這倒確是討厭的了！」阿發表示同情慨歎。

「現在倒要問你了，阿發哥！你跟隨老爺得久了，他底脾氣總已熟悉了，雖然東西微薄點，但是我已懇了許多情，究竟爲着什麼，他還要這樣動怒呢？」

「哦，有水司務！這怕是你自己誤會的了，誰說我們底廳長是因爲嫌你底敬禮微薄，他只是討厭你這樣聲張地送東西來罷了。這在他是大忌的，他常常和人說，『在司法界做事的人應該十分清白。』他在外邊有着的一面很好的牌子，原是由靠硬做出來的，不隨便受人家底送品，不亂賣情面。」

「那末你爲什麼不早就通知我呢？」有水表示悔恨，也帶點責備的口氣地說，「要是早就明白了這個，我就不會碰這大釘子了！」

「啊，有水司務！這倒要請你不錯見怪，你進去的時候那裏知道這鑊酒是你自己底呢！我以爲你無非替那位東家乘便帶來的。要是知道原是你自己底東西，自然早就

阻止你了。」

「難道東家們底東西他是可以收得的麼？」有水驚奇地問，「難道那種東西是無礙於清白的麼！」

「怎麼你還想不到這種地方呢，東家們不原也是老爺們麼？老爺們是有老爺們底面子的，碰着了有面子的，我們底廳長自然只好顧全面子了。」

阿發這些話有水並沒有全聽清楚，但從語氣，覺得事情已經弄糟了，好像自己委實已經犯了罪，愈感到恐慌，那想補救的心意也愈迫切；再三地懇求阿發替他設法，終於阿發放下了煙管對他這樣說，「老爺們底事，我們是管不到的；且讓我進去看看，探得了廳長底神情再說罷。」

有水跟着阿發向着內堂走去，到了天井前底花窗口，阿發用手做了個暗號，有水就在那裏停住了。

有水從窗縫裏窺探，在對過客堂裏，他看見有一個胖圓臉的鬍子正在那裏站着，指天畫地，揮動着手臂，上底粗黑的毛。有水知道那廳長老爺還在怒罵，他就聽到了許多話：真是「豈有此理！」竟想來污辱我底人格了！

「爲着一罈老酒，出一個臭名聲，這種事情別人或者會幹，難道我也會做的麼！」

「哼！法律是什麼？做法官的應該守持何等的尊嚴，他這混帳忘八蛋竟敢來侵犯，實在連打十個耳光還不夠，實在是該死該殺的了！」

這些話有水更聽不明白，尤其是「人格」和「污辱」底意思。但他從那鬍臉上底表情和聲音底調子，覺得事情實在已經糟透了，正在徬徨，阿發給了他，他在叫他退走的暗示，他只得無可奈何地回到了門扉。

他覺得一切都已完了。好像生命已經到了盡頭，什麼事也無從做起，也已疲倦得乏了力。但他一順眼看到了那罈酒，重行興奮起來了。他想趕緊拿走，或者還可以要求原店

退還銀錢，至少總也可以從轉賣收回一筆錢來；他就捧起酒罈快走。

在路上，有水把酒罈捧得這樣緊，好像這原是新發見的惟一的財寶；他又走得這樣快，好像這財寶原從別處搶來的，追兵已快趕到腳後跟了的樣子。

後記

魯迅，是中國文壇僅有的一個前進的老作家。從世界有名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開始，直到現在，始終不曾停止他底寫作的工作。他底作品，在數量上雖然不怎樣驚人，但在實質上，却確實具有他人所不能及到的社會價值。作品底形式，最主要的是三類：第一是小說，這可以用幾乎每一個看小說的人都知道的「吶喊」和「徬徨」做代表。其次是散文和詩，可以用「野草」和「朝華夕拾」做代表。此外，就是在魯迅全部作品中數量佔最多的隨筆雜感。這如初期的「熱風」，「華蓋」，後來的「而已集」，以及最近的「二心集」，「僞自由書」，「南腔北調集」等都是。我們系統地來讀魯迅的作品，從他底作品中很可以明顯地看出時代前進底步調。從他第一篇作品起，直至最近的

爲止，沒有一篇不是站在時代底前線，沒有一篇失去了戰鬪的精神，這在中國底作家中，確實是僅有的一個。他底小說，大多取材於農村。觀察深刻銳利，描寫生動有力，具有他特殊的、老練的筆調。有一些，雖然帶有很濃厚的感傷氣分，但這種氣分却更加强了他底反封建的戰鬪精神。這里所選的「故鄉」和「風波」都是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他的小說底特點的。

許欽文是有一些人譽爲「像魯迅」的。在他取材底方向上，以及善於諷刺的筆調上，雖可說有點接近魯迅，但是從他觀察社會和認識社會的深刻程度上看，却不能不說是與魯迅頗不相同的。他底作品，以暴露封建社會底醜惡爲目的的很多；但從實質上講，還當以描寫智識分子生活的作品爲他全部創作中底主要部分。因爲他對這般智識分子生活底把握，確實是有一些獨到處。文筆極爲靈活，長於諷刺，這可說是他底特點。從「一盞酒」中，已可看出他底一般的特點。

廢名是一位作品不很多的作家。他底筆調清新有趣，取材新奇別緻，他底作品是很容易引起一般不很關心社會情勢而熱中於「純藝術」底愛好的青年讀者底興趣的。「張先生與張太太」一篇已足以表現出他底特點。

陳衡哲是一位頗富有哲學興味的女作家。作品雖然不多，但在有數的女作家中，也是知名的一位。她底作品，往往着力於表現一種生活的哲學；不過她底表現方法，一般地並不是從現實的生活中表現出哲學思想，而是根據自己底哲學思想來創造作品底題材。文筆簡潔素樸。「洛綺恩的問題」一篇很足以代表她底傾向。